

日本经济“平成萧条”与“令和”展望

徐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北京 100007)

【摘要】1989年1月8日,日本步入平成时代,这一时代持续到2019年4月30日。回顾平成历史,日本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及之后的经济长期萧条。在此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府开始大规模推动改革。其中,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几届内阁的改革受到广泛关注。随着2019年5月1日“令和”新时代的开启,展望未来,日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老龄化形势、有限的宏观调控余地、日益增多的内外风险等挑战,中长期经济将处于低增长的常态,政府将继续促进财政重建,推动第四次产业革命,提升对外经贸主动性。

【关键词】日本经济;平成萧条;结构改革;人口老龄化;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133.13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6123/j.cnki.issn.1000-355x.2020.05.001

【文章编号】1000-355X(2020)05-0001-12

【收稿日期】2020-07-02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课题“日本经济政策与经济战略研究”(GJ08-2017-SCX-2975)

【作者简介】徐梅,经济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秘书长。

2019年5月1日,日本迎来“令和”新时代。立足于时代的分水岭,回顾刚刚落下帷幕的平成时代,经济萧条似乎成为这一时代的表象和特征之一。1989年1月,当日本跨入平成时代时,国内正处于“泡沫经济”的鼎盛期,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的目标基本实现,国内市场日趋饱和,日元呈升值基调,资金流动性充裕。是泡沫,终归要破灭。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及改革措施,但始终未能使经济摆脱低迷。本文主要探讨日本经济“平成萧条”的原因及在此背景下的改革,分析令和时代日本经济将面临的挑战,探讨其未来走势。

一、日本经济“平成萧条”的原因探析

20世纪90年代初,在“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日本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缩减政府机构和人员、减少行政干预、推动研发创新等改革措施,寻求经济社会的彻底变革。其效果并不显著,日本经济依然萎靡不振,1989—2018年间,实际GDP增长率除了5个年份外(1989年4.9%、1990年4.9%、1991年3.4%、1996年3.1%、2010年4.2%),其他年份均在3%以下,30年间的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为1.26%(参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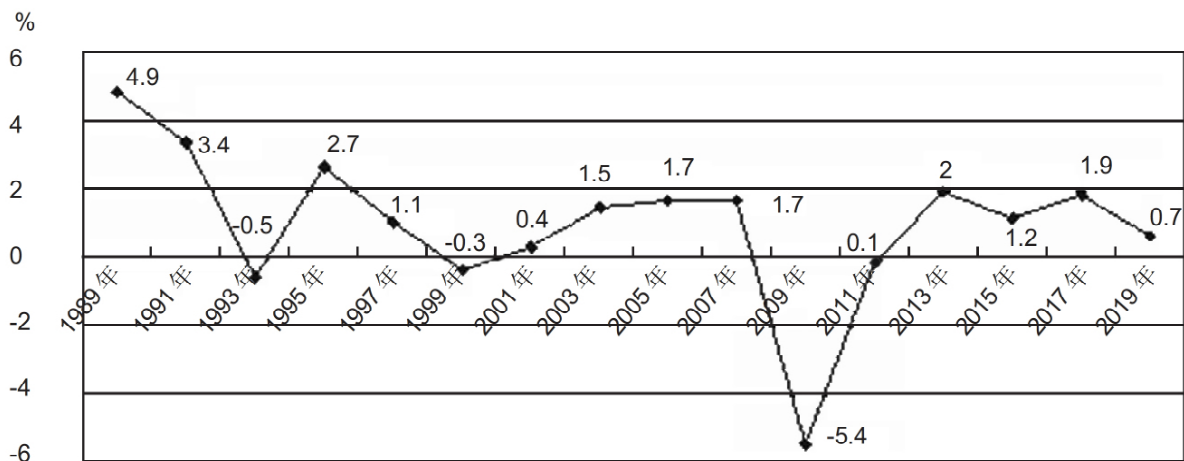


图1 平成时期日本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化^①

资料来源:日本内閣府.令和元年度年次經濟財政報告[R/OL].(2019-07-23)[2020-05-13].https://www5.cao.go.jp/j-j/wp/wp-je19/index_pdf.html.

同时,日本总体物价水平呈下滑走势,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企业盈利下降,失业人员增加,股价地价下跌,个人财富缩水,国内消费低迷,加之桥本内阁全面启动金融改革,金融机构为达到政府规定的自有资本比率要求,出现“惜贷”现象,影响到企业投资和生产,内需愈加不足,经济复苏艰难。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日本陷入经济低迷并伴有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中,消费者物价指数除了2008年之外,基本处于下降状态或接近零。2012年年底安倍晋三二度执政后,决心解决日本的长期通缩问题,其一大经济目标是实现2%的通胀率,促进经济增长,从数据上看日本通缩有所缓解,但距离预期目标尚存明显差距,到2018年日本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仅为0.9%^[1]。平成时期的日本经济为何会陷入长期萧条和通缩,究其原因主要有5个方面。

1. 改革滞后于形势变化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英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率先进行改革,减少政府干预,开放国内市场,并逐渐形成世界潮流。在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1986年中曾根内阁发布著名的“前川报告”,标志着日本开始正式启动体制改革。由于日本的改革计划通常是由政府官员制定,官员同时也是实施改革的主体。减少政府干预,意味着官僚权力受到削减,政府官员很难真正热衷于改革,甚至抵制和设置障碍,加之此时的日本经济体制业已成熟,改革每向前迈进一步,便会触及深层次问题。

在很多情况下,形式上实施了改革举措,而实质上进行变相管制,改革进展缓慢且缺乏彻底性,明显滞后于形势的发展变化,与日本成熟经济体制的要求存在落差,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从日本的劳动生产率来看,20世纪80年代提升幅度(2.6%)大于之前,也明显高于美国(1.1%)、联邦德国(1.6%)、法国(1.9%)和英国(2.2%)。20世纪90年代后,无论纵向比较还是与其他发达国家进行横向比较,日本劳动生产率均呈下降趋势,低于美、德、英等国家^[2]。从就业者人均劳动生产率来看,1990年日本列居全球第14位,比1980年提升6位,2000年则退居第21位,2018年仍处于同一位次^[3]。劳动生产率下降,势必影响产业竞争力及经济实力。

^① 2019年数据参见:日本内閣府.2020年1—3月期四半期別GDP速報(2次速報値)[DB/OL].[2020-06-08].https://www.esri.cao.go.jp/jp/sna/data/data_list/sokuhou/gaiyou/pdf/main_1.pdf.

2. 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

1990—2000年,在日本总人口中,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所占比重从12.1%上升到17.4%,2010年进一步上升到23.0%,到2020年超过28%(参见图2)。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日本劳动力人口数量趋于减少,2004年为6 642万人,比1998年减少了151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劳动市场对外开放政策开始松动。2006年9月,日本与菲律宾签署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①中,首次涉及劳务市场开放问题,对于来自菲律宾的短期商务访问、工作调动、护理相关人员放宽入境以及在日居留限制。此后日本与泰国签署的日泰EPA中也涉及类似条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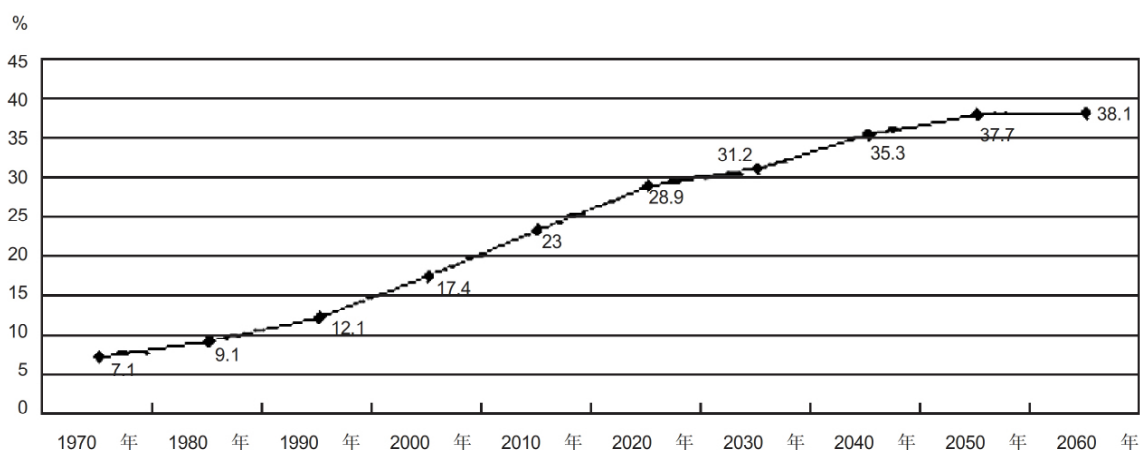


图2 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日本厚生労働省. 厚生労働白書[R/OL]. (2017-10-24) [2020-05-11]. <https://www.mhlw.go.jp/wp/hakusyo/kousei/17/dl/all.pdf>.

由于战后日本对劳动市场开放问题一直持谨慎态度,这一时期的步伐缓慢,难以适应快速老龄化的形势。到2012年,日本劳动力人口数量减少到6 56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8年的63.3%下降到59.1%^[4]。人口老龄化持续发展、劳动力逐渐减少,一方面带来日本的养老医疗、社会保障等费用膨胀,政府财政负担增大;一方面导致家庭收入和民间消费不振,通缩持续,金融、科技创新能力减弱,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后劲不足。

3. 传统刺激对策效果不佳

针对“泡沫经济”崩溃后萧条的经济,初期日本政府主要采取了降息、扩大公共投资等传统措施。到1995年9月,日本央行已将基准利率从6.0%下调至0.5%^[5],并接连出台了景气对策方案,扩大财政支出。这些刺激措施,非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加重了政府债务负担,使金融、财政调控手段的空间日益减小。以财政为例,20世纪70年代全球“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政府大量增发国债,财政状况急剧恶化,一度陷入举债度日的困境。

20世纪80年代,日本重建财政取得了一定成效,1990年度日本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为50.4%,低于意大利和美国。然而,20世纪90年代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日本不断扩大公共投资,到1996年度,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上升到71.0%^[5]。进入21世纪,日本政府债务余额与

^① 日本追求质量更高、内容更广的“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即FTA),称之为“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即EPA)。根据日本外务省的定义,EPA是指“在特定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以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取消国内限制及协调各种经济制度、加强广泛的经济关系为目的的协定”。

GDP之比已超过财务状况恶劣的意大利,2005年度高达176.8%,2009年度突破200%,2018年度达到237.1%,在发达国家中最为严峻^[6]。巨额财政赤字,使日本陷入刺激经济与重建财政难以两全的困境。

4. 国内政权更迭过于频繁

政治环境稳定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经济稳定发展则有利于维持政治稳定。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正是在政治、经济的良性互动中得以实现的。在“55年体制”下,日本历届内阁都将发展经济、追赶欧美作为第一要务,经济政策具有连续性。1993年,宫泽喜一首相下台,从自民党分裂出来的新生党、新党、先驱新党联合社会党、民社党和公明党推举新党党首细川护熙组建多党联合政府,由此自民党执政38年的历史宣告结束,日本政坛开始走向分化组合。1994—2000年,先后有细川护熙、羽田孜、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任职日本首相,几乎平均一年更换一位首相。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就任首相,执政5年有余,从其下台后到2012年,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先后就任日本首相,6年换了6位首相(参见表1)。

表1 “55年体制”结束后日本历届首相执政时间

首相	执政时间	党派
细川护熙	1993年8月—1994年4月	新党
羽田孜	1994年4月—1994年6月	新生党
村山富市	1994年6月—1996年1月	社会党
桥本龙太郎	1996年1月—1998年7月	自民党
小渊惠三	1998年7月—2000年4月	自民党
森喜朗	2000年4月—2001年4月	自民党
小泉纯一郎	2001年4月—2006年9月	自民党
安倍晋三	2006年9月—2007年9月	自民党
福田康夫	2007年9月—2008年9月	自民党
麻生太郎	2008年9月—2009年9月	自民党
鸠山由纪夫	2009年9月—2010年6月	民主党
菅直人	2010年6月—2011年9月	民主党
野田佳彦	2011年9月—2012年12月	民主党
安倍晋三	2012年12月—	自民党

资料来源:日本首相官邸. 歴代内閣[EB/OL]. [2020-05-14]. <https://www.kantei.go.jp/jp/rekidainakaku/index.html>.

同时,随着日本经济强国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日本开始谋求与经济实力相当的政治大国地位,不再像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那样专注于发展经济。1983年,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日本要做“政治大国”。1992年日本《外交蓝皮书》首次明确指出,日本要发挥与自身国力相称的领导作用。1993年,著名政治家小泽一郎撰文呼吁,日本应努力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改变“经济一流、政治三流”的状况。现今的安倍内阁则在加快推进这一进程,积极推动扩军修宪,努力提升日本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日本政权更迭频繁,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其对“政治大国”的诉求日益增强,分散了政府对发展经济的专注力。

5. 外需不确定性增多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多变。1997年4月日本提高消费税率,给民间消费和内需造成负面影响,随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冲击日本经济,1998—1999年,日本实际GDP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当经济走向复苏时,2001年年初美国IT泡沫破灭,日本对美高科技产品出口显著下降,同年“9·11”事件的突发又给世界经济蒙上一层阴影,外需环境恶化导致日本经济增速放缓。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世界贸易和经济陷入低迷,日本经济在2008—2009年再现负增长。尚未摆脱经济危机的阴霾,日本又在2011年3月发生东日本大地震及福岛核泄漏事故,经济遭受重创,同年下半年泰国的洪水灾害一度导致日本主要产业的供应链断裂,当年的日本经济下滑0.1%^[4]。可见,突发事件频现,地缘风险增大,外部市场需求不稳定,加之经济全球化、跨国企业经营现地化,使直接投资带动贸易的作用降低,日本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动能减弱。

二、“平成萧条”背景下的结构改革

在经济持续低迷、传统刺激措施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意识到此次萧条非同寻常,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结构改革。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各届政府都出台了一些改革措施。值得一提的是执政时间较长的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几届内阁,其实施的改革方针政策相对具体,并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 桥本内阁“金融大爆炸”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出现大量不良资产,金融机构破产案增多,特别是北海道拓殖银行、拥有百年历史的四大证券公司之一“山一证券”的倒闭,震动了海内外,暴露出日本传统金融体系的诸多弊病,致使金融机构的信誉等级跌落,金融市场动荡不稳。同时,美国对日货物贸易仍存在大量逆差,不断要求日本提高贸易经济自由化程度。面对这种形势,1996年11月,桥本内阁推出六大改革方案,实行政治、行政、财政、社会保障、经济结构、金融体系、教育改革。其中,金融改革是桥本内阁时期改革的重中之重,也被称为“金融大爆炸”,其力度和影响最大。

1997年6月,大藏省(现财务省)发布有关金融制度改革方案,内容包括:允许银行、证券、保险业态相互进入,取消长短资金分离限制;促进各类手续费自由化,如1998年4月对超过5000万日元的交易实行代理手续费自由化,1999年后全面实行,证券交易等代理手续费也逐步实现自由化;推进内外资本交易自由化,1998年4月实施的新《外汇法》规定,资本交易由事前申报改为事后申报;健全和完善相关法规,如会计制度与国际标准接轨等;修改《日本银行法》,增强央行的独立性和透明性;强化金融监管,将金融监督职能从大藏省分离,有关部门对金融机构通过规定自有资本率、评级、要求其公开不良资产数额和资产负债表等进行监查。

金融大改革触发了日本金融及经济体制全面改革,以往政府行政保护下的金融运营方式开始

发生变化,资本流动自由化程度逐步提高,金融机构的责任和风险意识增强。不仅在金融领域,与经济相关的其他领域,桥本内阁也积极推动规制改革,减少政府干预,扩大内需,旨在提高产业竞争力和经济效率。为促进日本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桥本内阁制定了“财政结构改革法”,设定财政重建中期目标,停发特别公债以降低对公债的依存度,计划到2003年度将日本财政赤字与GDP之比降至3%以下^[7]。由于对形势研判及对困难的认识不足,桥本内阁时期的改革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其以市场机制为导向及谋求经济自由化、公正化、全球化的改革方针,对后来的日本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 小泉内阁“无禁区结构改革”

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就任日本首相后,显现出更加坚定的改革决心,倡导改革无禁区的理念,提出没有改革就没有增长,民间能做的事交给民间,地方能做的事交给地方。推进邮政民营化是小泉内阁的首要任务,2006年1月日本成立邮政株式会社,2007年10月实现邮政民营化。另外,自小泉组建内阁到2006年3月的5年间,日本共出台了1500多项有关规制改革措施,旨在减少政府限制,激发经济活力。譬如,2003年4月,日本实施《结构改革特区法》,设立一些特区,在特区内打造更为宽松优惠的营商环境,促进地方新兴产业、旅游业等发展;2005年10月,日本铁路四公团实行民营化;2006年5月,日本实施《行政改革推进法》《公共服务改革法》,以提高政府效率 and 市场化程度。在这些措施的影响下,2005年年末外国对日直接投资余额扩大到11.9万亿日元,比2001年年末增加了5.3万亿日元,日本吸引外资取得显著进展。

在金融领域,日本“泡沫经济”留下的后遗症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出现大量不良资产,导致一些银行不堪重负而破产,金融业的国际信誉下跌,实体经济运行不畅,成为20世纪90年代制约日本经济复苏的一个主要因素。小泉执政后承诺,自2001年度起在两年内处理完2000年9月前的不良资产,2004年度前解决2000年9月后的不良资产,并要求有关部门每个结算期公布进展情况,由金融厅负责监查。到2006年3月,日本主要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从2002年3月的8.4%下降到1.8%。

在财政领域,面对持续低迷的经济,日本不断增加财政预算和公共开支,政府财政赤字扩大。小泉内阁提出分两个阶段推进财政改革,首先把2002年度预算作为财政重建的第一步,计划将新发国债额控制在30万亿日元以内。之后的形势变化虽然使小泉内阁不得不适当增加财政支出并突破发债上限,但其在财政重建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到2006年度,日本政府基础财政赤字与名义GDP之比为2.4%,比2001年度下降两个百分点。

在科技产业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在信息网络技术开发与应用普及上,相对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小泉内阁积极推动科技立国战略,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增加研发支出,培养IT等尖端人才,向新兴产业大力引入民间资本,鼓励企业创新技术和产品,并通过吸引外资促进企业竞争和推广技术。小泉执政的5年间,日本宽带收费下降到之前的1/3^[8]。

此外,小泉内阁还进行了有关医疗、年金、护理等制度改革,对外积极扩展经贸关系,与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亚签署的EPA先后生效。可以说,小泉内阁时期进一步增强了改革意识,为日本培育了改革土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经济增长。2003—2006年,日本实际GDP增幅明显高于平成时代的年均值,失业率亦从5.3%降至4.1%^[4],同时,改革有“得”也会有“失”,小泉内阁在养老金制度、财政改革、刺激经济方面的表现,未能令民众有相应的获得感。

(三) 安倍内阁“复兴战略”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二度担任日本首相,开始推行“安倍经济学”,内容包括量化宽松货币

政策、积极财政政策、以结构改革为核心的复兴战略,旨在摆脱长期通缩、促进经济增长,其中结构改革成为安倍寄予厚望的重要举措。2014年6月,安倍政府公布《日本复兴战略》报告,指明了今后改革方向,在此基础上不断充实和扩展内容,深化改革措施,归结起来主要有几个方面。

1. 促进劳动市场改革和就业

截至2017年10月1日,在日本总人口中,0~14岁的儿童占12.3%,为二战后最低;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27.7%,为全球最高^[9]。面对严峻的少子老龄化形势、日益短缺的劳动力供给,安倍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如改革社会保障、医疗护理等制度;增加幼儿园、保育员数量以及女性育儿休假津贴;延长校园开放时间,以使更多的女性能够兼顾工作与育儿;实行多样化雇佣方式,扩大女性和老年人就业,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引入机器人服务等;放宽外国劳动力准入和居留限制,改善其在日工作和生活环境。受这些措施的影响,日本女性在职场和社会活动中日趋活跃。2018年日本全国女性就业率为69.6%,比2001年提高了12.6个百分点,同年9月末日本女性委员在国家各类审议会中所占比重为37.6%,创战后最高纪录^[10]。安倍政府的目标是到2020年,使日本上市企业管理层女性的任职比率达到10%、民间企业课长级女性的任职比率达到15%,比2017年分别提高6.3个百分点和4.1个百分点^[11]。同时,日本逐步放宽对外国劳动力的限制,2018年10月末在日外国劳动力规模扩大到约146万人,再创纪录,与2012年相比增加近78万人,6年间增长一倍多^[12]。

2. 培育新兴产业、减轻企业负担

为适应经济信息化、智能化、生态化的快速推进,安倍政府通过引入新的规制、完善研发体制、培育和挖掘具有挑战精神和可支撑新型产业结构的开拓型人才、强化公司治理、降低企业法人税等方式,激发企业活力,促进企业创新,以创造富有增长潜力的市场,推动第四次产业革命。2015年度开始,安倍政府逐步减少企业法人税,对成长性企业采取优惠措施,调动企业技术创新和投资热情。到2016年度,日本企业法人税率从2014年度的34.6%降至30%以内^[13]。针对中小企业,金融机构采取放宽还贷限期等措施,减轻了企业负担,破产案件和失业人员减少,2018年日本失业率下降到2.4%^[4]。

3. 挖掘地方优势、激发资本活力

安倍内阁出台了“国家战略特区”政策,首批审定的特区包括“东京圈”(东京都九区、神奈川县、千叶县成田市)、“关西圈”(大阪府、兵库县、京都府)、冲绳县、新潟市、兵库县养父市及福冈市。各个特区根据本地特色和优势,设定不同目标,进行内容有别的改革,如“东京圈”定位于吸引跨国企业的商业基地;“关西圈”着眼于成为医疗等成长性产业的创新基地;冲绳县谋求成为吸引外国游客的旅游基地;新潟市、兵库县养父市、福冈市则主要作为农业改革和就业改革的试验区。日本还相应制定实施《国家战略特区法》《产业竞争力强化法》等法规,从制度上为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保障,促进地方旅游业、农林水产业及中小企业的发展。

4. 推动农业改革、扩大农产品出口

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日本农业水平相对落后,其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度较低,这也成为日本对外经贸谈判、拓展经济伙伴关系的一大障碍。安倍执政后提出,要将日本农业转变为“主动进攻型”产业,为此大规模调整农业政策,减少农业补贴,促进大米、牛肉、乳制品等敏感产品的市场化进程,鼓励企业扩大农业相关投资,以增强农业经营者的自主性,降低生产成本,促进农产品多样化,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出口竞争力。2017年4月,日本成立食品海外推广中心,选出和牛、绿茶、清酒、大米粉等7类产品为重点促销对象,并面向外国访日游客实行酒类免税制度。安倍政府的目

标是,2020年使日本农林水产品及其食品出口额从其执政前的近5000亿日元增加到1万亿日元,到2030年进一步增至5万亿日元^[14]。从实际情况来看,2013年以来,日本农林水产品及其食品出口额连年增长,2018年增至9068亿日元,相当于2012年的两倍^[15],越来越接近目标值。

5. 对外全面扩展经济伙伴关系

进入21世纪,日本十分重视缔结双边EPA和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广泛扩展海外市场。安倍第一次担任首相时决定启动日本与澳大利亚EPA谈判,在其二度执政后的2015年达成协议。2016年,日本与蒙古签署EPA。随着2017年1月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①,日本开始推动和主导TPP,并于2018年3月由11个成员签署协定。同年7月,日本与欧盟缔结日欧EPA。日本还参与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可见,日本达成的经贸协定相关市场已遍及欧美亚几大洲的众多国家和地区,对外经贸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宽。

可见,安倍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和成效。但同时也遭到一些质疑,如经济虽保持了长时间的温和增长,但国民缺乏“实感”;原定两年内实现2%通胀率的目标屡屡推迟,2018年7月已删除对实现该目标期限的表述,2019年日本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仅上涨0.6%^[11],不到政府所设目标值的1/3。随着国内外不确定性增多、日本国内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减缓,日本要彻底摆脱通缩,恐怕尚需时日。

三、令和时代日本经济面临的挑战与前景

2019年5月1日,日本从平成时代进入令和时代。此次改朝换代,开辟了天皇生前退位的先河,年号的选定也一改以往源自中国《尚书》《诗经》等典籍的惯例,而选自日本《万叶集》,反映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日本求新求变、追求文化独立性及自身影响力的发展取向。新年号“令和”蕴含着日本在经历了平成经济萧条后希冀迎来一个美好和谐新时代的祈愿。

(一) 未来日本经济面临的挑战

经济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今后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日本能否迎来一个充满新气象的令和时代。从目前情况来看,日本经济还将面临一些挑战。

1. 更加严峻的少子老龄化形势

安倍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些旨在缓解少子老龄化的措施,但日本劳动市场改革的步伐仍滞后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建筑、医疗护理、农业等领域的劳动力供给与实际需求存在较大缺口。截至2016年2月1日,日本农业人口比1990年减少近60%,已跌破200万人^[16]。

从图2可见,日本老龄化状况将会持续发展,2040年老龄人口的比重将达到35.3%。政府有关部门发出警告,到2030年日本将有近3/4的农民超过65岁,建筑工人严重短缺。也有研究显示,老龄化的进展及人口的减少,很可能会导致896个市镇和村庄消失^[17]。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的严峻现实,意味着医疗和社保支出扩大、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家庭储蓄减少、整体创新力减弱。随着人工智能、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口结构变化及老龄化对经济

^①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即TPP)的雏形是2001年生效的新西兰与新加坡缔结的自由贸易协定。2006年5月,新加坡、新西兰、智利、文莱四国缔结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简称P4。美国在2008年9月宣布加入谈判,并于2010年3月成为正式成员。2016年2月,美国主导下12个成员正式签署TPP。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后宣布美国退出TPP。2017年11月,TPP更名为“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2018年3月,11个成员签署CPTPP,该协定于当年12月30日生效。

增长的影响,但现阶段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尚难抵消老龄化带来的负作用。

2. 有限的宏观调控余地

“安倍经济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央行将基础货币供应量从2012年年底的138万亿日元增加到2014年年底的270万亿日元,继而又扩大到每年80万亿日元^[18],并且自2016年1月起实行负利率政策。超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出大量流动性,对促进日本经济增长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同时其负面影响亦逐渐显现。为实现政策目标,央行大规模购买债券和股票,债市股市僵化,超低利率政策下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盈利空间缩小。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新冠疫情突发和扩散、世界经济下行、日本经济风险增大的形势下,日本央行继续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不变,并暗示形势一旦恶化则不排除进一步宽松的可能。

财政收支健康平衡发展,是一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条件。日本医疗、社保、育儿、应对灾害、国防等财政资金需求有增无减,政府债务余额居高不下,刺激经济与重建财政处于两难境地。根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数据,截至2018年度末,包括国债、借款、政府短期证券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余额为1103.4万亿日元^[19],再创历史新高,与GDP之比明显高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尽管日本采取的低利率政策、控制国债发行、增加税源税收等措施有助于缓解债务支付压力,但运用财政手段调控经济的余地很小。原定于2020年度实现的财政重建目标已被推迟到2025年度,届时能否实现仍是未知。

3. 不断增多的内外风险

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处于深度调整中,地缘风险上升,大宗商品价格震荡不稳;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对华挑起贸易摩擦,世界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加剧;欧洲经济仍存隐忧,英国脱欧尚需一个过渡期;新兴市场经济整体下行,这些因素均给日本对外贸易及经济发展增添了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会给宏观调控增添难度,削弱经济政策效果。

日本一直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近几年地震、台风、暴雨、异常天气等给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2020年新冠疫情的突发和蔓延,导致全球出现前所未有的封闭与隔离状况,产业供应链遭受严重冲击,世界经济陷入衰退,日本也因疫情扩散而导致经济大幅下滑,消费萎缩,安倍政府为抗疫而加大了经济刺激力度。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摆脱通缩、重建财政之路依然漫长。

总之,日本要想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不仅需要有效应对少子老龄化,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和投资,也需要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适时适度调整宏观经济政策,规避和降低风险。

(二) 中长期日本经济走势

基于当前日本经济发展现状、国内外形势以及影响日本经济的各种因素分析,中长期日本经济将呈以下发展态势。

1. 低增长常态化而仍然维持经济大国地位

劳动力供给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日本少子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劳动市场改革相对滞后,劳动力短缺问题突显,民间消费动力不足。同时,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多,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传染病等公共卫生事件突发;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也普遍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外需环境趋紧,日本通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减弱。根据内阁府的预测,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改革顺利进展的情况下,未来10年(2020—2029年度),日本实际GDP年均增长率约1.8%,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均上涨约1.7%;失业率将徘徊在2.4%的较低水平(参见表2)。

表2 中长期日本经济预测

年度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实际 GDP 增长率(%)	1.4	0.8	1.9	2.0	2.0	2.0	2.0	1.9	1.8	1.8
名义 GDP 增长率(%)	2.1	1.5	2.8	3.3	3.4	3.5	3.4	3.4	3.3	3.2
名义 GDP(万亿日元)	570.2	578.6	595.0	614.8	635.9	658.1	680.8	703.9	727.2	750.7
潜在增长率(%)	1.2	1.4	1.6	1.8	2.0	2.0	2.0	1.9	1.8	1.8
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率(%)	0.8	1.0	1.4	1.8	2.0	2.0	2.0	2.0	2.0	2.0
国内企业物价指数上涨率(%)	1.0	0.6	0.5	0.7	0.6	0.5	0.5	0.6	0.6	0.6
完全失业率(%)	2.3	2.4	2.4	2.4	2.4	2.4	2.5	2.5	2.5	2.6
名义长期利率(%)	0.0	0.0	0.0	0.4	0.7	1.3	2.0	2.5	2.9	3.2

资料来源:日本内閣府經濟財政諮問會議. 中長期の經濟財政に関する試算[R/OL]. (2020-01-17) [2020-05-15].
<https://www5.cao.go.jp/keizai3/econome/r2chuuchouki1.pdf>.

预测结果表明,低增长、低通胀、低失业将是中长期日本经济发展的常态,这意味着中日两国间经济总量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日本依然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包括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资金储备、完善的营销网络、丰富的海外运营经验等。截至2018年年末,日本家庭金融资产余额超过1 800万亿日元^[20],外汇储备额为1.27万亿美元,对外净资产余额达341.6万亿日元^[4],均名列世界前茅。在民间研发投入、国民整体素质方面,日本也具有优势,这也是日本企业不断向价值链上游挺进的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荣获诺贝尔奖的尖端型人才逐年增多,在机器人、半导体等新材料、资源再利用、生态环保、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已走在世界前沿,这些因素为新时代日本经济实现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将会继续支撑日本发达经济大国的地位。

2. 继续促进财政重建

良好的财政状况,有利于经济稳定增长,经济持续增长则是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前提。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社保、医疗费用支出不断扩大,财政收入不敷出。政府发行大量国债而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日本经济发展。2018年5月,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发布的《2018年世界竞争力报告》显示,在主要国家和地区中,日本的竞争力位居第25位,有关财政状况的评估指标处于相对落后之列,成为拖累日本国家竞争力提升的因素。

日本的财政状况恶劣却没有出现像希腊那样的债务危机,原因在于其国债的持有结构一直是国内投资者为主。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自2016年以来,日本国债的海外持有额所占比重开始超过10%,到2019年3月末上升到12.7%^[21]。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日本的债务风险将会增大。因此,重建财政、促进财政与经济协调健康发展,将是今后日本政府必需面对的重大任务。

3. 推动第四次产业革命

制造业在日本经济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规模占GDP之比高于美、英、法等发达国家。“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制造业日益面临人才短缺、信息技术渗透缓慢等问题。根据日本总务省的调查,2013年日本制造业从业人员从1993年的1 530万人减少到1 039万人,占就业总人

口的比重也从 23.7% 下降到 16.5% ,20 年间减少了近 1/3^[22]。随着经济信息化、智能化、生态化快速推进,主要国家纷纷制定和实施振兴本国制造业的战略或规划,如美国号召“制造业回流”,德国制定“工业 4.0”计划,中国提出“中国制造 2025”。

在这种发展趋势下,2016 年 6 月,安倍政府宣布日本进入复兴战略第二阶段,着眼于第四次产业革命,成立“第四次产业革命官民会议”,下设“人工智能技术战略会议”“第四次产业革命人才培养促进会议”“实现机器人革命会议”等,着力培养制造业相关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提高信息化程度、大力培育机器人产业、推动不同行业间的相互融合,以给本国制造业注入活力,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4. 提升对外经贸主动性

进入 21 世纪,日本政府有意打破传统的禁区,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根据日欧 EPA,日本对自欧盟国家进口的奶酪、牛肉、酒类、巧克力、意大利面等产品分步骤减少和取消限制,表明日本在农产品市场开放方面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在新时期,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农民群体对选举政治的参与减弱,将会减少日本农产品市场开放和对外经贸谈判的阻力。

今后日本一方面将会积极推进落实 CPTPP、日欧 EPA、日美货物贸易协定,进一步加强与东南亚、非洲、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一方面将会继续推动双边 EPA 以及参与 RCEP、中日韩 FTA 等多边经贸谈判,如随着英国 2020 年 1 月底正式“脱欧”,过渡期结束后日欧 EPA 的关税优惠措施不再适用于英国,日本与英国在 6 月 9 日启动了贸易协定谈判,两国力争年内达成新的贸易协定。可见,只要经济区域化、全球化趋势不发生根本性变化,日本就会继续深化对外经贸关系,注重多元发展,以提升自身的经贸主动性。

参考文献:

- [1] 日本総務省統計局. 消費者物価指数 [DB/OL]. [2020 - 05 - 12]. <http://www.stat.go.jp/data/cpi/sokuhou/tsuki/index-z.html>.
- [2] 张蕴岭,李冬新. 东北亚经济概览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9: 78.
- [3] 日本生産性本部. 労働生産性の国際比較 2019 [R/OL]. [2020 - 05 - 12]. <https://www.jpc-net.jp/research/list/comparison.html>.
- [4] 日本内閣府. 令和元年度年次経済財政報告 [R/OL]. (2019 - 07 - 23) [2020 - 05 - 13]. https://www5.cao.go.jp/j-j/wp/wp-je19/index_pdf.html.
- [5] 日本銀行国際局. 国際比較統計 [R]. 东京: 日本銀行, 1997: 44, 117.
- [6] 日本財務省. 財政に関する資料 [DB/OL]. [2020 - 05 - 13]. https://www.mof.go.jp/tax_policy/summary/condition/a02.htm#a05.
- [7] 田中信孝. 検証・日本の財政 [2014(经济研究所年报第 27 号)] [EB/OL]. [2020 - 05 - 11]. https://www.seijo.ac.jp/research/economics/publications/annual-report/jtmo42000000mtr-att/keiken_nenpo27_tanaka.pdf.
- [8] 日本内閣府. ここまで進んだ小泉改革 経済構造改革の成果と進捗状況 [R/OL]. [2020 - 05 - 14]. <https://www5.cao.go.jp/keizai-shimon/explain/pamphlet/0608.pdf>.
- [9] 日本内閣府. 平成 30 年版高齢社会白書 [R/OL]. [2020 - 05 - 15]. https://www8.cao.go.jp/kourei/whitepaper/w-2018/zenbun/30pdf_index.html.
- [10] 日本内閣府男女共同参画局. 令和元年版男女共同参画白書 [R/OL]. [2020 - 05 - 14]. http://www.gender.go.jp/about_danjo/whitepaper/r01/zentai/index.html#pdf.
- [11] 日本経済再生本部. 未来投資戦略 2018 「Society5.0」 「データ駆動型社会」への変革 [R/OL]. (2018 - 06 - 15) [2020 - 05 - 13].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eizaisaisei/pdf/miraitousi2018_zentai.pdf.

- [12] 日本厚生労働省. 「外国人雇用状況」の届出状況まとめ(平成30年10月末現在) [EB/OL]. (2019-01-25) [2020-05-11]. <https://www.mhlw.go.jp/content/11655000/000472892.pdf>.
- [13] 日本内閣官房日本経済再生総合事務局. 日本再興戦略2016-これまでの成果と今後の取り組み [R/OL]. [2020-05-13].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eizaisaisei/pdf/2016saikou_torikumi.pdf.
- [14] 日本農林水産省. 「日本再興戦略」及び「『日本再興戦略』改訂2014」に揚げられた農業分野の成果目標(KPI)について [EB/OL]. [2020-05-12]. http://www.maff.go.jp/j/council/seisaku/29/pdf/150324_sankou1.pdf.
- [15] 日本農林水産省. 平成30年度食料・農業・農村白書 [R/OL]. (2019-05-28) [2020-05-14]. https://www.maff.go.jp/j/wpaper/w_maff/h30/index.html.
- [16] 人民网日本频道. 日本农业人口跌破200万 [EB/OL]. (2016-08-01) [2020-05-12]. <http://japan.people.com.cn/n1/2016/0801/c35467-28600244.html>.
- [17] 参考消息网. 日媒: 人口减少日本会灭绝吗? [EB/OL]. (2015-06-23) [2020-05-12]. <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bd/20150623/826623.shtml>.
- [18] 日本銀行. 「量的・質的金融緩和」の導入について [R/OL]. (2018-08-20) [2020-05-11]. https://www.boj.or.jp/announcements/release_2013/k130404a.pdf.
- [19] 日本財務省理財局. 国債統計年報(平成30年度) [EB/OL]. [2020-05-13]. https://www.mof.go.jp/jgbs/publication/annual_report/2018/index.html.
- [20] 日本銀行調査統計局. 資金循環の日米欧比較 [EB/OL]. (2019-08-29) [2020-05-18]. <https://www.boj.or.jp/statistics/sj/sjhiq.pdf>.
- [21] 日本財務省. 海外の国債等保有額、保有割合の推移 [DB/OL]. [2020-05-18]. <https://www.mof.go.jp/jgbs/reference/appendix/foreign.pdf>.
- [22] 日本経済産業省, 厚生労働省, 文部科学省. 平成26年度ものづくり基盤技術の振興施策(概要) [R/OL]. [2020-05-15]. https://www.meti.go.jp/report/whitepaper/mono/2015/honbun_pdf/pdf/gaiyou.pdf.

责任编辑 孙慧宗

Heisei Depression and Reiwa Outlook of Japan's Economy

XU Mei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On January 8, 1989, Japan entered the Heisei era and continued until April 30, 2019. Looking back on the Heisei period, Japan experienced the collapse of the "bubble economy" in the early 1990s and the prolonged economic depression after that.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after the mid-1990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began to push reforms on a large scale. Among them, the reforms of the cabinets of Ryutaro Hashimoto, Junichiro Koizumi, and Shinzo Abe have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With the opening of a new era of "Reiwa" on May 1, 2019 and looking to the future, Japan will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a more severe aging population, limited room for macro-control, and increas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risks. The Japan's economy will be in a normal state of low growth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and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financial reconstruction and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enhance foreign economic and trade initiative.

Key Words: Japan's economy, Heisei depression, structural reform, aging population, macro-control